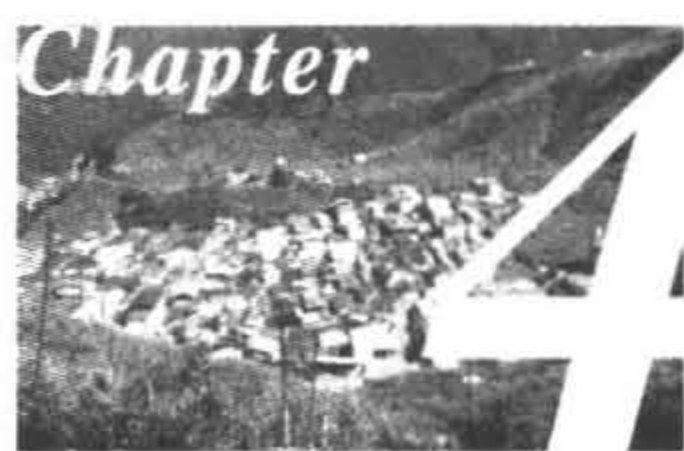


百年

人世的變遷

日人國分直一在大肚丘陵西麓，
發現一連串遺址，
啟開後人深掘先民遺產的洞門。
代代生息一如人文長河奔流入海，
九族之外再增新住民：雜而群居；
流域風華與溪水唱和：潺潺多情。



史前文化遺址散布

清溪流過碧山頭

空水澄鮮一色秋

隔斷紅塵三十里

白雲紅葉兩悠悠

宋朝學者程明道悠然神往的意境，大甲溪就可看見，也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出先住民的文化。

山色遠含空

蒼茫澤國東

海明先見月

江白迴聞風

鳥道高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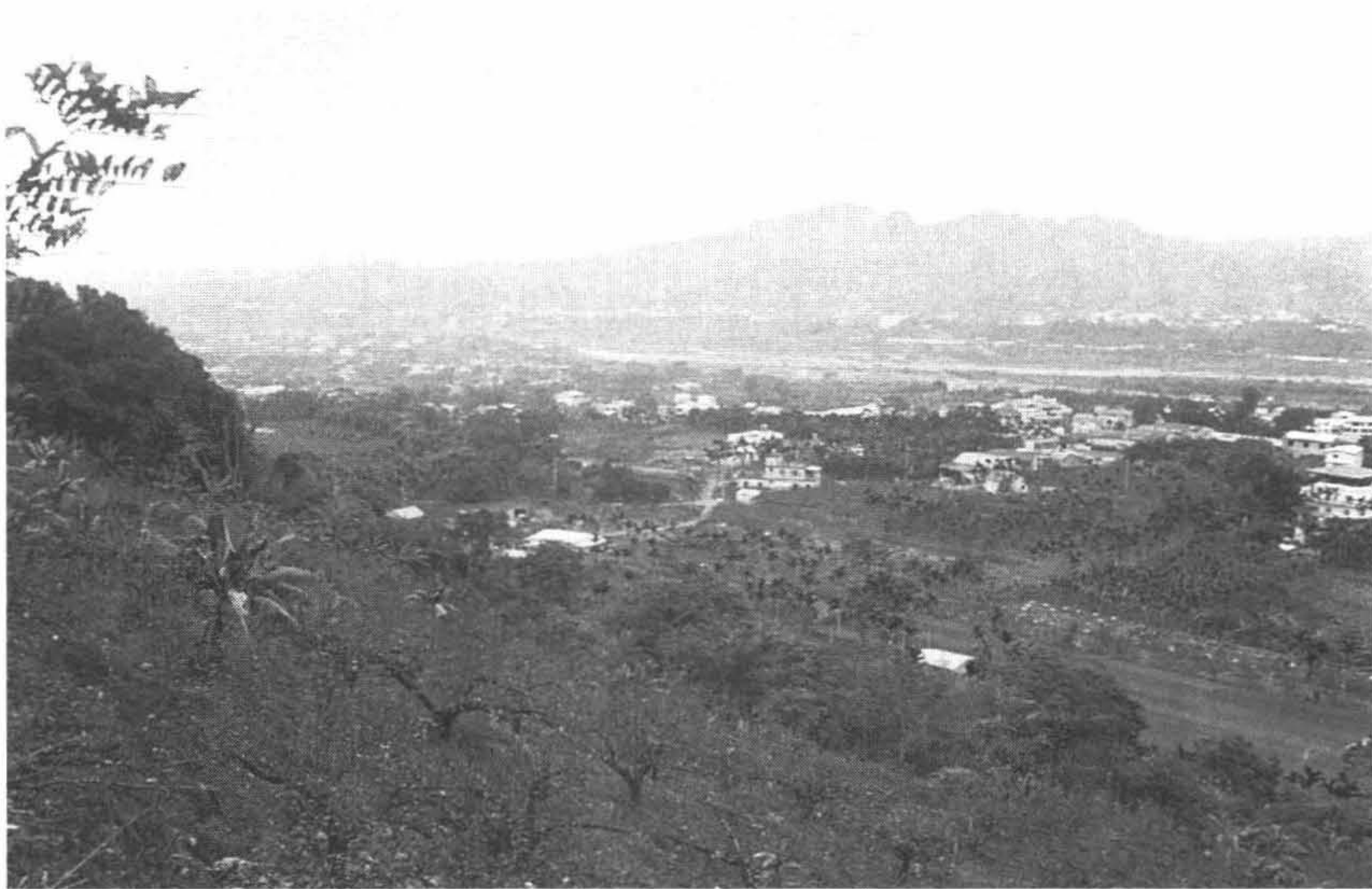
人煙小徑通

那知舊遺逸

不在五湖中

人類足跡長伴河水

大甲溪流域的史前文化調查，自日據末期，日人國分直一在大肚丘陵西麓一帶，發現一



連串遺址後，掀起考古的熱潮，當時所採集的標本數量與研究報告都相當可觀。

依據宋文薰、張光直教授的研究，大甲溪流域史前文化的層序，由地層、器物特徵及地理分布關係，可分為四大類：

一、紅色繩紋陶文化層。

二、黑色粗陶文化層——大甲台地第一黑陶文化。

三、黑色細陶文化層——大甲台地第二黑陶文化。

四、近代漢文化層。

大甲溪流域的文化遺址，文獻紀錄在案的有三十六處，近年新發現的七家灣遺址，是目前台灣出土的遺址中，海拔最高的高山遺址。

◆自古以來中台灣的人文活動，就與大甲溪有密不可分淵源。

在這些史前文化遺址中，具有代表性的當推牛罵頭遺址、水源地遺址、大甲東遺址、番仔園遺址、水底寮遺址、谷關遺址、七家灣遺址：

牛罵頭遺址：位於清水鎮牛罵頭山腰處，即今清水公園旁，係含紅色繩紋陶甚豐的遺址，是中部地區發現最早的一層文化。此遺址的特色，涵蓋上下兩文化層的重疊，上為黑陶層，下為紅色繩紋陶層，存有重要的考古現象。

依前中研院民族所所長劉斌雄教授的實地調查，牛罵頭遺址出土的先民遺物，以陶片為多，石器較少，所發現的石器，又多為打製石斧殘片，陶片以紅色繩紋陶最多，黑陶次之，由此可知，牛罵頭遺址的文化層堆積深厚，顯示人類在此已有長久的居住時間，文化也持續發展。

水源地遺址：位於大甲鎮東方水源地，即今自來水廠附近，有紅黑兩群陶片存在的現象，可能屬於牛罵頭文化，石器以打製石斧較多，磨製的鋒刃器物有石刀、石鏃，由於遺址已開發，地表破壞，不易拾獲標本。

大甲東遺址：位於外埔鄉大東村西北的台地邊緣，現為旱田區，所採集的遺物有石器及陶器，雖與牛罵頭、水源地遺址略同，但因表層遺物多遭破壞，文化歸屬尚無法推知。

番仔園遺址：位於大甲鎮鐵砧山西南側山麓野生樹林，即今紫竹寺附近，民國四十四年間，台灣大學林朝棨教授在此挖掘四次，發現二十四座貝塚及俯身葬，出土物以陶片為大

宗，石器很少，而陶片可分為三類：1、灰黑色陶片：質地堅硬，火候亦高，器形多為圓形或平底罐器，表面紋飾不多，卻多精緻；2、淡褐色、淡橙色陶片：與灰黑色陶片僅顏色不同而已；3、灰褐色印紋陶片：硬度與火候均高，不過，器形為圓底罐形器，頸部以下布滿印紋，並以方格紋為主。此遺址可說是史前時代最晚期的代表。

水底寮遺址：位於新社鄉東興村，是一面積廣且文化層豐富的大遺址，出土物以石器、陶器為主，石器有打製和磨製兩種，打製石器以石斧、石鋤較多，散佈於附近耕地，磨製石器包括石鑿、板岩質石刀、三角形石箭頭；陶器為灰黑色與褐色夾砂陶。器表多以魚骨紋、圈印紋為紋飾。

谷關遺址：位於和平鄉博愛村谷關台地，乃大甲溪北岸河階地，地表早已因闢建旅社及遊樂場所等而破壞，出土的遺物有各類型的打製石斧、石鋤，是山地型遺址的代表。

七家灣遺址：七家灣溪的這處遺址，是大甲溪上游至今發現的唯一遺址，更是台灣地區發現的遺址中海拔最高的，武陵農場甚為重視，有意規畫設置博物館加以保護。出土陶器數量不多，以橙色夾中細砂陶為主，也有少量的黃褐色與橙色泥質陶，陶器多為素面，器形有罐與鉢，罐形器有的帶圈足；石器種類有斧鋤形器、石片器、刮削器、網墜、箭頭、砥石、穿孔圓板與鑿孔石。由出土的器物，可以推知此地先民的生活，以漁獵為主，農林墾殖為副，而遺址內的柱洞與木炭，顯示當時的人居住在木構的建築物，還懂得用火，可能是高山

天候較冷的特殊需求。

月湖遺址：位於新社鄉月湖村月湖台地背後的斜坡，是考古學者劉益昌教授近年的新發現，出土原形手斧、偏鋒礫形砍器、石片器，從形制及製法看來，應屬舊石器時代的遺物。

在台灣的考古學研究上，大甲溪流域佔有相當的份量，月湖遺址是舊石器時代的代表文化，牛罵頭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代表文化，后里舊社遺址、水底寮遺址及七家灣遺址，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文化，番仔園遺址及谷關遺址是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的代表文化。

大甲溪的「人際關係」

在漢人還沒進入開墾之前，中部地區原本住著的是高山原住民——泰雅族和平地平埔族拍瀑拉、巴宰海、巴布薩、洪雅、道卡斯等族。明朝末年，漢人開始移民至中部地區，到現在，大甲溪沿岸住民族群各不相同，和平鄉的泰雅族，東勢、石岡、新社以客家人為主，早期豐原、神岡是平埔拍宰海族的聚居地，下游地區則是閩南村落，各聚落文化各有特色，現代社會對這些過往歷史的分界也許愈來愈模糊，但從聚落的角度，溯本追源找尋自己故鄉的歷史，才能讓先民的生活智慧得到子孫的尊重與傳承，讓成長在這片土地上的子民更有認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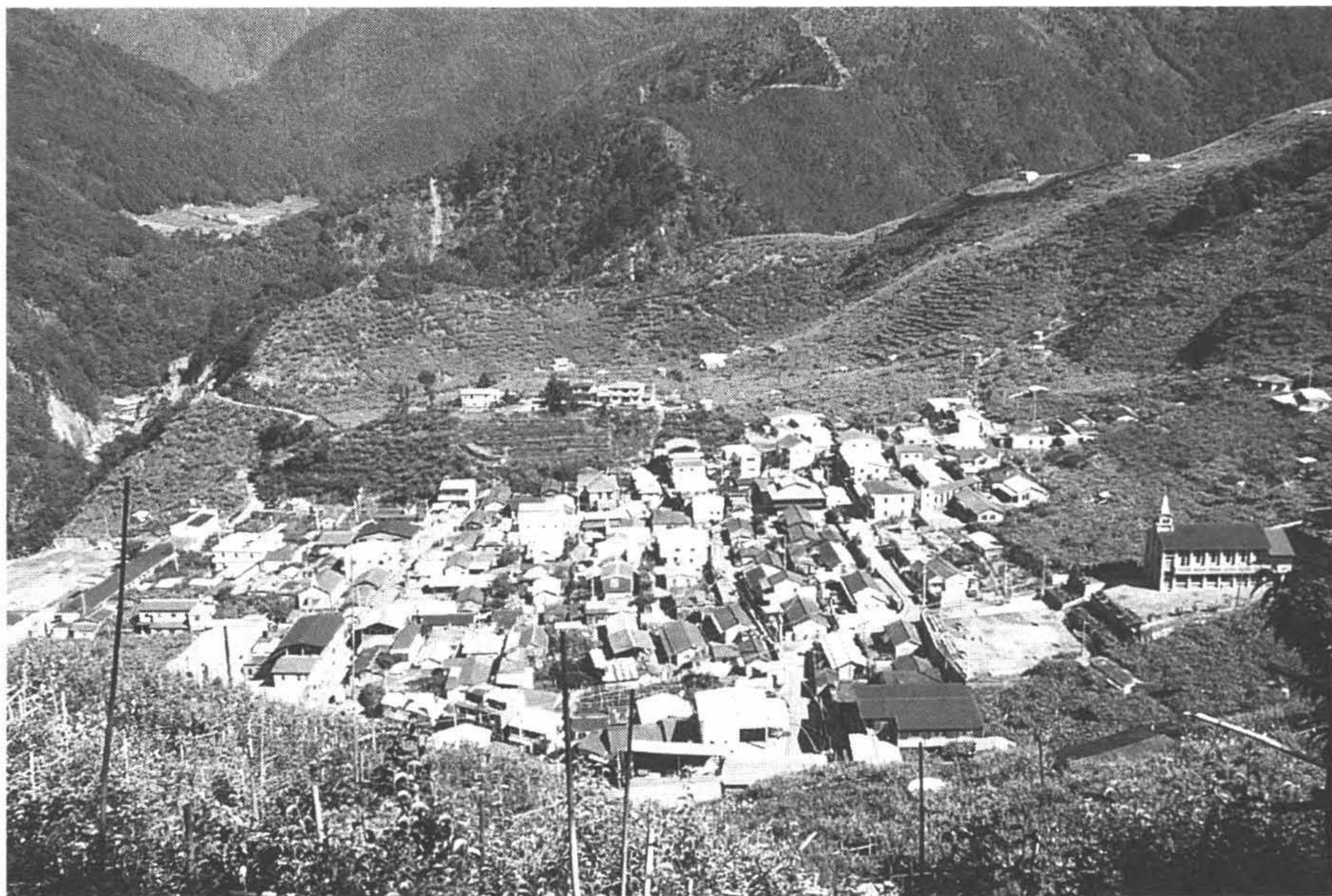
原住民、閩、客大融爐

「聚落」是先民遷移墾殖而逐漸形成，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庇護地，具有社會、宗教、政治、文化等多重意義，紀錄了人類文明發展歷程，成為最佳的佐證，研究聚落發展、沿革，就像翻開地方居民移居、生活的一部活歷史。

聚落的形成，與水源有密不可分關係，水源的汲取，從飲用水、灌溉水到洗滌用水，甚至水力資源的應用，都是維繫人類生存的最基本要素，從早期聚落的形成，多是環繞大甲溪發展出來，可見一斑。

文獻記載，台中縣大甲溪流域內土地

◆台灣最大的原住民部落——環山。



大量開發是在清代雍正、乾隆以後，從雍正開始，岸裡社張達京與地方協議，和原住民約定「割地換水」，引大甲溪水灌溉，才有今日的神岡鄉、大雅鄉計一千餘甲的土地，這是著名的「貓霧揀圳」的由來。而拜農田水利的開發，民居與村落的安排沿著河流依序排列，有趣的是，很多地名反映出與水源的關係，像是葫蘆墩的圳寮、大南，后里的圳寮坑、神岡的圳堵、下溪州，大雅的壩雅、大甲的橫圳、清水的秀水、水碓、頂滿仔、下滿仔，外埔的內水尾，大安的浮洲，新社的食水料、水底寮等。

大甲溪不但是櫻花鉤吻鮭的故鄉，也是清水牛罵頭、新社水底寮等遺址的發跡地，更孕育了泰雅族、平埔族、閩南人、客家人多元族群融合，藉著客籍移民墾拓的方向，在中部移民開發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環山泰雅最大部落

大甲溪流域的聚落分佈，原住民主要分佈在大甲溪的南岸，上、中游都有，部落全分佈在大甲溪岸山麓的河階面上、谷地中以及山坡上、溪流的合流點附近，型態多是廿戶上下的小集村，合住一百人左右，梨山地區環山部落是其中比較特別的聚落，有四十戶上下、二百多人棲息群居，是台灣最大的泰雅族原住民部落。

儘管是居住在大甲溪源頭，其實梨山地區的民眾在水資源的使用上仍有很大的不便，沒



有自來水，各家從山泉水源頭拉水管，有的一拉就是好幾公里，滿天的水管在頭頂上方「開花」，蔚為奇觀。

梨山地區因地層滑動，七十八年中橫公路宜蘭支線的路基崩坍最嚴重，民國七十九年四月災情擴大，造成梨山國民族舍、台汽梨山站的封閉，梨山賓館因豪雨，道路邊坡受損崩坍，也間接危及德基水庫的壽命，省公路局斥資二億元才修復通車，位於梨山車站附近的公會館，則是台中縣政府投下巨資興建，未及啟用就因地層滑動而廢置的活教材。

泰雅族是台灣原住民中地域分佈最廣的族群，分佈面積約佔全省山地三分

◆泰雅的豐收祭典以殺豬慶祝。

之一強，高度介於五百到二千五百公尺之間，從中央山脈到東部海岸，想了解真正的泰雅族，可到和平鄉環山部落一探究竟。

全省原住民分九族，阿美族人數最多，約十三萬人，其次是泰雅族，有八萬六千人左右，泰雅族又稱為「泰耶爾族」，代表「很多人」或「不可侵犯的人」的意思，主要分佈在宜蘭縣的南澳鄉和大同鄉、台北縣的烏來鄉、桃園縣的復興鄉、新竹縣的尖石鄉和五峰鄉、苗栗縣的泰安鄉，以及台中縣的和平鄉、南投縣的仁愛鄉。

其中，和平鄉的環山部落是泰雅族人最大的一個部落，說是最大，其實也只有二、三百多人，只是這在原住民部落已是很不容易的規模。

交通不便 原鄉味濃

出生於環山部落的台中縣原住民議員林榮進說，由於環山部落位於台中縣與宜蘭交界，是台中縣最偏遠的地區，距離豐原市有一百一十五公里，中橫不通之後，繞行宜蘭、合歡山更遙遠。正由於交通不便，卻帶來漢化程度不大的正面影響，比起其他較早漢化的部落，環山多少保留了祖先原來的東西。

不少原住民文化學者認為，環山部落在泰雅族文化的保存上，具有一定的指標意義，在這裡研究最貼切，台灣所有原住民的問題、原住民的文化都可以略見一二，原住民想要追

根、了解和平鄉真正的原住民文化，都要到這裡走走。

目前環山部落的平等國小，課程都排有原住民語的教學，卅七名學生中只有八名是原住民，其他都是上山工作的平地人孩子，唯一泰雅族背景的老師周慧美發現，其實，平地孩子學泰雅語的興趣，絲毫不遜於原住民的學生。

果農林茂祥表示，環山部落的四百廿八戶居民中，有一百五十八戶是原住民，大約三百六十一人。離開家鄉的原住民不是不愛這塊土地，而是環山地區沒有幼稚園，整個梨山沒有一所自己的國中，因此不得不帶著孩子到平地去讀書，畢竟在漢人的社會生活，沒有好的學歷是拼不過人家的。

每年水果收成的時候，環山部落最熱鬧，光是流動人口就有二千多人，各地來的包商、到果園工作的工人，點綴著寧靜的部落街道，直到採收季節過去，環山這個彷彿「世外桃源」的山區，才再度回復群山環繞下的寧靜世界。

環山部落的配置是圍聚形，入口處與較高處都有望樓，便於監視外來的敵人，傳統的原住民建築，在部落頭目或族長住宅的前庭左右兩側，有用圓木或竹子搭成的棚架，在出草時代，是供擺放所獵來的人頭之用。

一般主屋是木樑搭接，牆面再輔以竹材，屋頂是茅草頂，室內有寢台及棚架，只有一處開口，附屬建物有穀倉、豬舍、雞舍等，也是圍繞在主屋附近。目前，傳統的泰雅族建築還

可以在詹秀美開設的文物館內看到。

泰雅族是受到平埔族擠壓而退匿山中，成為所謂「山番」，分佈在大安溪上游（今台中縣和平鄉，屬泰雅族北勢群）、大甲溪上游（今台中縣和平鄉和平村，屬泰雅族賽考列克系統族群）。泰雅族（Ataya），即一般所謂額刺「王」字的「生番」，是先於平埔族散居本縣境內的先住民。（這裡所稱的「番」是依清代文獻舊稱）。

榮民聚落世外桃源

梨山地區除了原住民外，還有另一種聚落，是政府當年為開發山地，號召退役軍人上山開墾而形成的榮民聚落。目前在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都有公家配置給他們的房子，武陵農場現還有一百廿八戶榮民，場內還可見到榮民在數十年前自己動手蓋的石頭屋。據說，以前榮民開墾武陵農場是像集中營一樣，工作、食宿都一起行動，刻苦耐勞的榮民伯伯，撿拾開墾剩餘的石頭自蓋起冬暖夏涼的石頭屋，至今仍屹立不搖，也是榮民開墾史的活見證。

由於榮民陸續成家，為增加空間而克難式的搭建出鐵皮屋，已逐漸破壞了農場景觀，對榮民、榮眷的生活品質也每下愈況，武陵農場正著手榮村的遷建計畫，提供服務十年以上的有眷榮民每人四分半的地，無眷者也有三分地，讓他們擁有自己嶄新的家園，帶給當地居民很大的期盼。石頭屋至今雖多不再作為居住使用，屋內仍吊掛著先總統蔣中正的遺像、冠軍

獎牌等，隱約透露著這些一生戎馬的軍人心中對國家的眷念。

福壽山農場的周永慶伯伯，江蘇人，跟隨部隊來台，五十九年到梨山開墾，現在也八十歲了，六個孩子中，最大的廿七歲、小的還在讀梨山國小，退輔會分配七分地，現在由兒子負責耕作，對他來說，梨山已經是他的第二個故鄉。

大甲溪河域南北岸，北台中一帶，有與平埔族相關的區域，可分為平埔族為主的漢番合聚村落與漢番交替村兩種型態。早期的豐原、神岡是平埔拍海宰族聚居的地方，其中，神岡的大社村是北台中絕無僅有，以平埔族為主的漢番合聚性村落，大社村現位於神岡鄉內，北臨大甲溪，是岸裡大社的根據地，早期大多為潘姓居民，直到日據時期才形成混合姓氏的族群社會，但仍以潘姓為主。

大社平埔精神堡壘

在走入農業定耕生活後，大社村大部份村民以種田維生，日常所需取自村內雜貨店，一年一度的祖靈祭在大社村舉行，表現成年禮、酬神、感念祖德之意，而奉祀土地公的岸興宮也是村民的活動中心，儘管如此，基督教長老教會並未被排斥，藉著醫療傳道，很快成為大部份居民生活和信仰的依歸，顯示大社村兼容各方文化洗禮。另一方面，漢人強勢的文化及一波波的移墾，使得原本居住在中部地區的平埔族人舉族移往宜蘭、埔里，也因為和漢人接

觸多了，平埔族人慢慢失去了他們的語言與風俗習慣，久而久之與漢人同化。以大社村而言，開發沒有經過規畫，目前村內很多的道路早已不復舊貌，往日的痕跡幾乎不見。

討論大甲溪流域的民居村落，客家族群是不可或缺的，台中縣山城，包括東勢、石岡、新社等鄉鎮的住民，以客家人為多數，而跨大甲溪南北兩岸，連神岡、豐原、外埔以及后里都屬於客家人分佈的區域。

台中平原的墾拓，最早除了原居的平埔族人外，首推明鄭末期從清水登岸的客家人，他們在清水靠了岸，尋得這片新樂土，循著神岡、大雅、潭子、豐原、石岡一路開發到台中平原的心臟地帶，後來才有閩籍人士從彰化北上入墾，但也都以粵籍人士為主。

直到清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導致閩粵大規模衝突，廣東人勢力逐漸消退，並在人數日益眾多的閩人強大壓力下，被迫移往北部的苗栗、新竹或是南下到彰化、員林、嘉義一帶。這個事件，讓客家人多年來辛苦的開拓基礎毀於一旦，幾十年後，另一批客家人渡海來台，豐沃的台中平原已幾乎全是漳、泉人的天下，只得朝內山東勢角開墾，內山包括現在的卓蘭、東勢、新社與石岡等鄉鎮與太平、霧峰兩鄉的一部份。這時的客家人，一方面墾拓荒山野外，一方面要時時防備先住民族的攻擊，生活十分不易。

大茅埔客家最前線

客家村落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大茅埔，位於大甲溪下游溪谷段最東南的角落，是早期漢人拓墾面對泰雅族群的第一線。據說，從前居住在苗栗與台中交界白布帆、埋伏坪一帶的泰雅族，經常直接面對泰雅族的敏感地帶，村落周圍還有一些防禦性的天然屏障，龍背山被居民稱為後壁山，村外東邊二到四百公尺以上的山稜線，有「牛欄坑隘勇線」之稱，是隔開泰雅族的警戒線，庄內的建築都是防禦性強的伙房。

有關大茅埔的研究始自日人富田芳郎，他開始注意這個有防衛性的集村，並留下照片，直到民國七十年的《山城週刊》才對整個聚落歷史有了進一步的介紹。根據師大歷史系教授溫振華的研究，大茅埔建於清朝道光年間，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是客家人不斷東移拓墾的終點，客家人從土牛界內，越過土牛溝、大甲溪，在匠寮、上新、下新、雞油埔不斷的建立村落，為防範泰雅族，還與朴仔籬群攜手，建立防衛型的集村。

當時客家移民常越過大甲溪到東勢砍伐木材，清政府美其名是保護伐木工人免受傷害，其實是為防範漢人偷墾土地，所以在石岡仔、東勢角一帶道鑿挖土溝，立定界碑，類似今日的山地保護區，警告人民不可越界到東勢私墾，否則不幸遇到原住民出草遭砍頭，恕不負責。而挖起來的土堆，遠看很像土牛，遂得名「土牛溝」。

葫蘆墩閩南人聚集

至於閩南村落的分佈，劃分為北台中盆地、大甲溪北岸、大甲平原、海岸平原以及新社區階群與東勢丘陵等五個區塊來看，其中，北台中盆地清一色是散村地帶，平均三百五十公尺可見一棟獨門獨戶的住宅，間距相當一致，只有少數三百戶以上的中型村落，像大雅、神岡、社口等，而且分得很散，就豐原街來說，剛好位於北台中與內山的交集點，成為本區最大的集居聚落。

引大甲溪水灌溉的葫蘆墩圳被稱為孕育豐原地區的母親，她貫穿了台中平原最肥沃的地區，也是台灣中部人文歷史發展的中心據點之一。

大甲溪北岸被台地地形限制，加上貧瘠的棕紅色紅壤土、水圳及灌溉設施的不良，直接影響土地開發，加上與原住民地帶毗鄰，以致這一區幾乎是台中縣最晚開發的區域，直到日本政府投下巨資開鑿后里圳，外埔、后里、豐原與大甲等才有了農業經濟的進一步開發。大甲平原指的是大甲溪兩岸與大安溪間的廣大平野，昭和九年底，墩仔腳大地震發生之前，台中與海岸平原密佈的製糖鐵道、手推台車軌道，穿梭在蔗苗圃與製糖工廠，豐原市東街的菸草耕作指導所、東北側的製麻工場，各種經濟作物產業繁榮了縣城北邊的幾個鄉鎮庄，造成人口大量成長，比較昭和三年與九年的人口數，可以發現清水、豐原、大甲、沙鹿、內埔、

神岡、龍井、梧棲等北台中與海岸平原都名列前茅。

牛罵頭沿海精華區

北起大甲溪南岸、南到大肚溪北岸的海岸平原部份，清水街、梧棲、沙鹿庄是三個大型市街，以中型聚落二百戶以上較普遍，且都是線性帶狀分佈，清水牛罵頭是最大的聚落，其他聚落可以用海港所在位置，將二條連村帶作一東西橫向連繫。

西元一九二六、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日本政府連續三次的人口調查統計，清水的人口都是全台中縣最多的，論政治，雖然郡名大甲，但行政中心郡役設在清水，大甲郡的神社也設在清水，清水人十分自豪，因為這個結果不是偶然，而是彼此勢力角力與妥協的結果，論教育，光復後的清水也因辦學績優而爭取到清水高中的設立。

在大甲溪河流域、下游的漢人村落，有客、福佬族群之分，呈現在建築手法上，則是大異其趣，客家人的「伙房」、福佬人的「大厝」，基本上表達的是「家族空間凝聚」、「財富規模」兩種不同現實的價值觀，而客家人對天公爐的祭拜，有放到屋前外圍牆上，還有對周遭自然神，像是山林、竹圍的祭拜，對空間領域有深厚的關係。另外，在地勢掌握與水文處理的不一樣、層層疊落與正身為主的不同安排、正身三開堂屋特別向後拉開、內廊道與子孫巷的差異等，都是與福佬人建築的差異之處。

七家灣遺址

千年前的漁獵社會

七家灣溪因為擁有櫻花鉤吻鮭國寶魚，列為生態保護區，也挖掘出兩處遺址，為台灣目前發現海拔最高的史前遺址，而且住民為原住民九族以

◆七家灣遺址發現的石棺

外的族群，對考古和人類學的研究，帶來震撼的意義，屬於「重要且具有指定為古蹟價值的遺址」。

七家灣的兩處遺址是距今二千六百年到四千年、一千二百年左右兩個階段的史前遺址，挖掘該遺址的中研院研究員劉益昌認為，七家灣溪史前遺址具有相當重要的研究價值，應該設立博物館。至於武陵農場原本預定興建的第二賓館暫定取消，改為將原規畫的別墅區預定期予以擴建。

考古學者劉益昌發掘七家灣的史前遺址，



先民足跡





先民足跡

為目前台灣海拔最高出土陶器聚落的遺址，是台灣早期人類山地生活的研究素材。

遺址出土發現不少捕魚網墜，配合七家灣溪的地理位置，剛好說明人與環境互動證據。出土的遺物包括陶器，如陶鉢、陶罐；石器有斧鋤形器、石片器、刮削器、網墜、箭頭、砥石，反映先民以漁獵生活為主，農林墾植為輔。

九族之外的新種族

在七家灣溪遺址還發現有一大二小的石板棺，大的為八十乘六十公分，小的

◆七家灣溪遺址挖掘情形。





先民足跡

為六十乘卅公分，大石棺為西北、東南走向，小棺為東北、西南走向，以板岩結構為主，並有火燒紅土的現象。

在挖掘過程中，劉益昌說，從遺物可以清晰了解史前時代聚落的構造和生活型態，例如石器製造場所、台灣玉和蛇紋岩製品、幾乎完整的拍印紋陶罐，是他所見過最完整且豐富的史前資料，相當珍貴。

初步鑑定發現，該遺址住民為台灣新發現的族群，出土的陶器和石器與宜蘭丸山類型相似，但是生產型態並不相同，為新的文化類型。劉益昌稱為「七家灣型」，為山地適應型態的史前文化代表。

七家灣遺址現址為武陵農場第二賓館預定地，在挖掘地基時，發現土質鬆軟，有許多石器，武陵農場認為該處可能是塊「寶」，轉由專家挖掘，因此，武陵賓館的地基號稱是以手挖掘。武陵農場、學者和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實地勘查後，認為武陵賓館原址發現的史前遺跡應該予以保存，興建博物館的資料室，武陵農場也從善如流的尊重專家意見，停止該地的設計畫，原本興建新住宿區的面積有四千坪，因為保留遺址，縮為三千坪。

史前遺址挖掘結束後，武陵農場表示，會以原址重現的方式，展示在遊客面前。

泰雅族 民族植物利用

生活在深山的泰雅族祖先，生活習俗與植物息息相關，在生命禮俗、歲時祭儀和疾病醫療等活動，都必須使用相關的植物，而且還不可錯用。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興大學教授歐辰雄和劉思謙調查泰雅族和賽夏族的民俗植物，發現兩族群婦女都擅長編織，紡織的材料有麻、棉線



先民足跡

和毛線，染色也以植物為原料，薯榔根的液汁染成茶褐色，樹薯球根搗爛加水為暗紅色，山黃梔果實為黃色原料。從種麻開始，就是婦女的責任，男子不能參與，否則狩獵會發生危

◆泰雅傳統野食美味。





先民足跡

險。泰雅族編織技術則代表婦女在族群內的地位，婦女學會編織才可以紋面，象徵成年禮，完成紋面者，方可論婚嫁。

泰雅族對於植物使用在生命禮俗上，還有一些禁忌，如成人忌吃薑和甘蔗，孕婦不能吃雙生水果，以免生下雙胞胎，產後忌食生薑、竹筍和韭菜。

泰雅族處理疾病，也以植物當藥醫治，會以草藥貼在傷處，或是請巫師作法，以薑和菖蒲治療頭痛和腹痛，還有藥草可以醫治眼疾、外傷、牙痛、胸痛等。

隨著泰雅族逐漸的平地化，這些藥草和植物使用已經漸漸失傳。歐辰雄和劉思謙建議野外常見的植物編入泰雅族國小學生使用的鄉土教材，可以加深原住民學生對於植物的認識，從而學習祖先對於運用植物的智慧和傳承原住民使用植物特有文化。

「順水」人情 百里傳唱

大甲溪源自中央山脈，全長一二四公里，流貫和平、新社、東勢、石岡、豐原、神岡、大雅、后里、外埔、大甲、清水、大安等十二個鄉鎮市，流域面積達全縣總面積的百分之六十二，是台中縣、市最重要水源，早期農業社會，大甲溪水提供沿岸平原、盆地灌溉與民生用水，近廿餘年來，則增加自來水、發電、防洪之用，對觀光也發揮很大的功效，在大甲溪流經的各鄉鎮市中，呈現出不同的特色與風貌。

和平鄉 天然生態展示館

中部橫貫公路的開闢是促使台中縣發展的一大助力，民國四十九年通車的中橫公路屬於宜蘭支線西側，是台灣東西來往的第一條捷徑，但在八十八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中受到嚴重破壞，整條公路柔腸寸斷，對旅遊事業造成不小的衝擊。

大甲溪源流的和平鄉，日據時代屬東勢郡，劃為山地理蕃行政區，因泰雅族驍勇善戰，對日人時加反抗，鄉遂編為三個外警區，強制居民集體移住，以利政治與經濟控制，台灣光復後，隸屬台中縣，並在四維八德中命名為「和平鄉」，鄉內擁有八個村落，居民以泰雅、閩南及客家人為主，是台中縣境內幅員最大的一個鄉鎮。

和平鄉東鄰宜蘭、花蓮兩縣，南毗南投縣，北邊與新竹、苗栗相接，幾乎是全縣面積的一半，鄉內著名的避暑勝地有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谷關溫泉等，武陵吊橋是欣賞著名的七家灣國寶魚櫻花鉤吻鮭最佳景點，而位於新竹、苗栗、台中、宜蘭四個縣市交界處的「雪霸國家公園」有冷杉、鐵杉、圓柏等大面積針葉純林帶分布，風光怡人，是座超級自然博物館，鄉內豐富的物產有木材、蘋果、水蜜桃、蔬菜等。

新社鄉 奔流溪水也「折」服

昔稱「新社仔」的新社鄉，清道光五年，由大陸遷來台灣的移民增多，來台的客家人有些向山區發展，由於生活方式及風俗習慣不同，當地處於弱勢的平埔族被迫從原本的居住地遷往地勢較高的地帶，重新組織族人，建立新的部落，這是新社鄉名稱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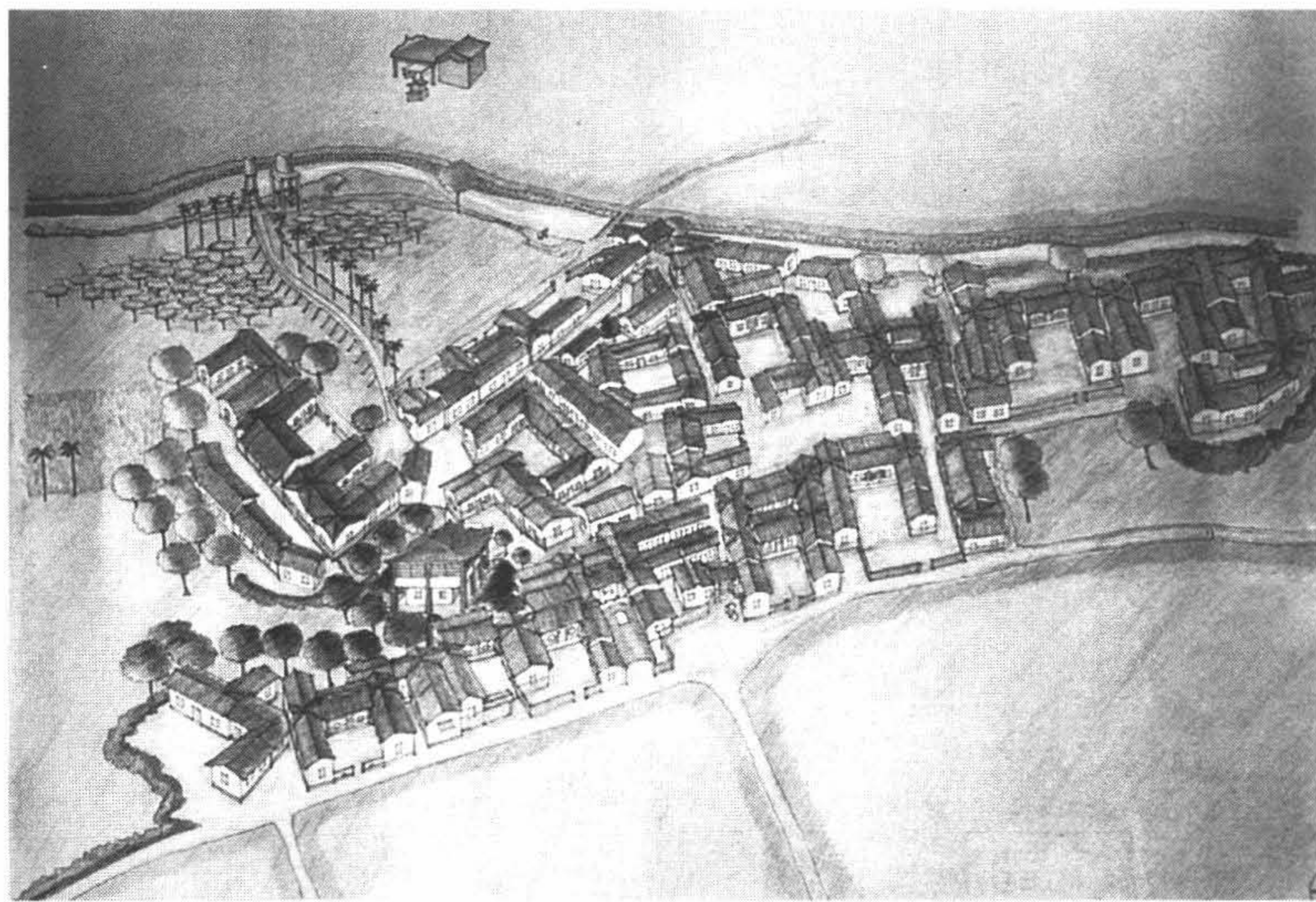
大甲溪從發源地到出海，主要呈東西走向，只有新社鄉馬鞍寮到校栗埔一帶突然改為南北向，穿流於東勢山地與新社河階群間；而在日據時代，日本人為了發展台灣的製糖業，選定新社鄉作為蔗苗培育繁殖的場所之一，又為解決新社的灌溉問題，於是開鑿白冷圳，自和平鄉大甲溪上游的白冷高地引進溪水，白冷圳成為大甲溪最上游的灌溉進水口，可說是新社鄉的生命泉源。

新社、東勢、石岡部份地區被統稱為山城或是山城客家，「九庄媽」在新社極受尊崇，

相傳兩百多年前，有一位家住新社的樟腦工人，每天來回東勢石壁坑熬製樟腦，有一天突然下起大雨，他跑入荒廢的空屋避雨，卻發現一人奉祀的神像，就帶回家供奉，不久神靈顯赫，庇佑十幾個小孩得以免喪生在原住民的「出草」行動中，此後新社各庄爭相供奉，經過協議，由新社各庄輪流供奉，又因水底寮細故冒犯神祇，被信徒們認為不夠誠心，剔除在外，而由新社輪值兩年，每年初三到初六，「九庄媽」出巡各庄後，就進駐那一年輪值的爐主家。

東勢鎮繁囂一時的林場

「東勢角街」是乾隆五十年形成，客家語的「勢角」是某一方向的角落，豐原人對位於東方新成立的街道聚落稱之為「東勢角」，民國九年改名「東勢」。



◆東勢鎮下城里為清初墾拓時期聚落。



◆台灣第一座祭祀魯班的巧聖仙師廟。

也有不少鄉土文化工作者偏愛「寮下」這個名稱，他們認為客家人最早稱東勢為「枋寮」或是「匠寮」，意為木工做木板的工寮，其後木工的家屬住進枋寮的下方，古稱「寮下」比較適合東勢人自己的歷史。

東勢位於大甲溪中游東岸，廣東人在乾隆初年曾從石岡越過大甲溪到此地墾荒，卻遭當地原住民攻擊，直到乾隆四十三年，才再度與泰雅族交易，但原住民有「出草」的風俗，先後殺害百餘人，只好另建村莊，選中的地點原本是伐木製木材的地方，稱為「匠寮」。

客家先民憂懼原住民，因此在工寮奉祀魯班先師令旗，結果神靈顯赫，遂在此建廟，距今約已二百二十餘年，其主祀木匠守護神巧聖先師魯班外，亦供奉泥水匠業之祖師荷葉仙師

及打鐵鑄造業祖師爐公仙師等，為全台仙師廟的祖廟，且廟內現仍存有的歷史珍貴古物，是全省最大的魯班廟，也是唯一將魯班公神像供奉在正位的廟宇，當地人對魯班公的尊敬可見一斑，在九二一地震中，拜亭及廂房毀損。

東豐鐵路原為運送東勢區大雪山林場所產紅檜、扁柏、杉木，及修建達見水壩的工程所需要木材與民間的農礦產品而興建，築路工程於民國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開工，歷時九個月，於當年年底完成。

民國八十年間，由於大雪山林場林相枯竭，加上台鐵營運連年虧損，東豐線在八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從東勢站開出最後一班火車後，從此走入歷史，目前石岡段改建為「綠色走廊自行車道」。

鯉魚伯公廟又稱永安宮，是充滿傳奇色彩的東勢先民信仰中心，也是全省罕見供奉不稱「祠」而稱「宮」的土地公廟。相傳東勢先民還沒到大甲溪一帶開墾時，有人在街道下方斜坡砌建石坎護坡，完工後形似一尾大鯉魚，居民嘖嘖稱奇，乃在魚頭部份安置神位供奉福德正神。此地之地格鯉魚，在風水上被視為福穴、而有鯉魚躍水吐珠之意象與傳說，因此廟中另有供奉一座大石，是為「石母神」。

泰興宮是員林客家墾民拓墾大茅埔地區時，由寧壽公恭迎三山國王至此供奉，保佑村民，目前香火鼎盛，而每年在農曆二月二十五日三山國王聖誕時，境內所屬各個國王廟皆盛

大慶祝，吸引廣大信眾跟隨膜拜，是東勢大茅埔地方年度最重要的歲時節日，廟內存有四根日據昭和年代所刻石柱，亦有一塊咸豐元年所刻木匾，為當地先民開墾軌跡做歷史見證。

東勢鎮內有一座別具意義的義渡碑坊，「義渡」的設置乃為地方士紳出錢出力或某寺廟以香火錢充作基金而設的，目的在於保障旅客能夠在無任何勒索或危險超載的情況下，平安而且免費的乘船過河。民國二十八年，為貫通東勢街與中料之間的交通，地方人士乃於義渡口建了一座檜木橋，命名為「義渡橋」，民國五十九年重建，並於橋旁立此碑坊。

石岡鄉漢番界碑土牛溝

古名「石碇仔」，因村莊是建在滿布石頭的谷口處得名，現土牛國小西側設置有「土牛民番地界碑」，這是因為移民台灣的漢人大量增加後，漢人耕種地面擴大，影響土番生存，使其流離遷徙，土番逃入山中，每當私墾的漢民誤入番地時，即遭殺害，官方堆土如牛，置於要塞，戍兵防守，禁止漢番出入，這就是「土牛」的來源。清人佔據臺灣後，沿用此法，或是沿「番界」掘壕為界限，名為「土牛溝」並以花崗石立碑為記，如今溝雖已平，但仍有十九座碑存在當地，文建會已列為三級古蹟。

位於豐原往東勢公路上的石岡水壩，建於民國六十三年，最早是大甲溪的攔河堰，全長有七百多公尺，原本是提供台中縣市的主要水源區，在九二一地震毀壞；水壩附近的社寮

角，有一棵五福臨門神木，由相思樹、楠樹、榕樹、樟樹以及朴樹等五棵不同樹種合抱而成的巨樹，樹下並有香火鼎盛的香亭。當地居民深信，神木是土地公化身保護住民的象徵，地方還流傳著許多神木助人的傳說，所以神木又被稱為土地公樹，「五福臨門神木」名稱還是故總統蔣經國前往巡視時所賜。

后里鄉 甘蔗大豆占鰲頭

甘蔗、大豆產量全省第一，往月眉糖廠兩邊的路，可直通千年大樟樹「大樟公」（又稱澤民樹），枝幹雄偉如蟠龍，形狀十分罕見。

位於往后里馬場的七星山路上的毘盧禪寺，是聞名全省的佛寺，建築風格取自西方禪寺，相傳是日據時期，神岡鄉三角村呂姓望族的當家夫人林氏，因看破紅塵，所以母女一同出家，又發宏願，抉擇勝地興建道場，民國十九年落成。毘盧禪寺四周古木修竹，庭院寬闊，廟宇是洋樓式，右邊還建有一座寶塔，莊嚴肅穆，十分氣派。

從苗栗三義到后里鐵路的「舊山線」，隨著西側的「新山線」竣工，在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底正式廢線。位於墩西村的泰安車站內有一座「台中縣震災復興紀念碑」，記錄著一九三五年四月廿一日，中部發生的強烈地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災害，當年以此地所受到災害最嚴重，共造成三千二百七十六人死亡，一萬二千多人受傷。經過了三年的復建，昭和十三年七

月十五日全線通車。當時建設改良課長小山三郎特立此碑，在碑的底下，還埋葬著地震復建工程的殉職人員形骸，作為永久的紀念。

豐原市 太古神明降靈地

豐原市原屬於拍宰海平埔族的岸裡社大社屬地，這個地區的漢文譯音就是「葫蘆墩」。根據拍宰海族的傳說，葫蘆墩街東方的觀音山是太古時神明下降的靈地，山麓下的山丘就是「葫蘆墩」，神的後代就在此建立部落。

由於葫蘆墩泉水甘美，土地富庶，稻米產量又多又好，聞名全省，民國九年，把這片肥沃的平原改名為「豐原」，豐原最著名的三寶是「水清、米白，查某美」。

清代岸裡社通事張達京在雍正十一年興鑿水利所建的葫蘆墩圳，引入大甲溪溪水並合上埤及下埤及下溪圳，此通稱為「貓霧揀圳」，即今日的「葫蘆墩」。工程完工於一七三四年，灌溉的面積包括豐原市、潭子鄉一帶、神岡鄉與大雅鄉的大部份，面積約為三二九〇八公頃，是台中水利工程的濫觴，是「岸裡社」開發歷史意義的代表，同時也是豐原地區聚落拓墾與文化發展的重要建設。

翁社萬選居是張達京家族的祖厝，據說以一百二十甲的土地代價興建完成，是當代少見的大手筆，為典型閩南式的建築，共三進四戶，建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到光緒元年才

完成，至今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民國六十年，曾進行百年翻修，將許多內部舊時家具漆成暗棕色，在外部則重新整修上新漆，依樣畫葫蘆之餘，古味盡失，成了「新版」古宅，所以只能從部份配置上尋回當年的依稀痕跡。

慈濟宮是豐原地區香火鼎盛的媽祖廟之一。建於清嘉慶十一年間的慈濟宮，中殿主祀天上聖母，廟中尚有清嘉慶年間的神桌與清雍正四年的「神昭海表」古匾。民國五年慈濟宮重新修繕，坐南朝北，採三殿兩護的龍式建築，側有迴廊設計，石柱採花鳥彫刻法，與一般寺廟的龍柱形雕工不同，更顯精緻。慈濟宮東側為豐原地區著名的廟東小吃，後方是熱鬧的夜市，可以充分享受豐原地區多樣化的飲食文化與都市街景。

外埔鄉 中台灣陶瓷故鄉

位於台中縣西北，取鄉名「外埔」，是西邊（外方）的荒埔地，與東邊（內方）后里鄉的內埔地有區別。

劉秀才宅創建於光緒年間，先祖劉定山在劉銘傳為巡撫時，因曾率軍征剿大料坎泰雅族原住民有功，受封軍功五品，劉氏後代並珍藏一把重達一百廿台斤的大關刀，該宅後人及鄉人遂傳頌為劉秀才宅，俗稱「劉祖厝」。

該宅為傳統三合院官宅，富麗堂皇，前有半月池，整體保存頗為良好完整，目前仍有劉

姓人家居住其中，後代子孫保護得完整、乾淨，以鵝卵石所鋪成八卦圖案的埕斗為其特色，比起其他地方的古厝有天壤之別。

清末甲午戰爭，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帝國對台灣進行高壓統治，於是愛國抗日組織風起雲湧，當時外埔鄉的一位吳先生，也是抗日份子之一，在鐵砧山南麓無意間發現一塊大水晶石，形狀像不倒翁，以為是上天所賜，要幫助抗日組織完成志業，他在大不倒翁旁，立著一塊大石碑，上面刻著「江山萬里」四個字，這就是聞名的「江山萬里碑」。

外埔鄉在大東村一帶產有黏性極佳的陶土，在清光緒時即有大陸福州人士來此設置窯廠，是為大甲東蛇窯之創始，該窯廠共歷經二次的轉讓，而早期的產品則以生活用品為主，如缸、甕、鉢、罐、盆、壺等家庭器具，是頗負盛名的陶窯之一，據說此窯係全省現存最長、最老的蛇窯。

大雅鄉 山海通運轉驛站

原名「壩仔」，後因壩仔與當地幽雅的環境不相稱，光復後易名為「大雅」。大雅鄉內的三和村又名馬崗厝，傳說，以前是管理中南部鹽務軍隊駐紮的集中地，也是清代運貨者途經梧棲港的休息站，而在駐軍的跑馬路旁，有一條橫街，店舖林立，商旅往來情形相當熱絡，曾有一段風光的時期。

謙興堂建於咸豐末年的張家古厝，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位於下橫山村落，是清代初期文獻上所謂的「阿河埧」一部份，佔地七百餘坪的古厝，為三合院式的大宅邸，有一進、六護、二門樓。古屋老舊的部份已重新上漆，稍有不協調感，但整座宅厝保持得很乾淨。

大安鄉鯨魚停靠的港灣

明朝末年，此地被稱為「海翁窟港」，（海翁是鯨魚的古稱），因為鐵砧山矗立在境內，從海上遠眺這裡，好像一條鯨魚浮在水面，另外一種說法是昔日港口有鯨魚而得名；到清朝，大安鄉又改稱為「螺絲港」，由於當初稱螺殼上的迴旋紋路叫螺絲，恰似船隻出入港口航道環繞的形狀，後來地名改為「大安」，則是取其平平安安進出與停泊的良港之意。

在港務興盛年代，大安有二條有名的街道，貨棧、客棧集結的東西街，餐館、酒樓、煙館、賭館雲集的娛樂街，直到今日這兩條街還存在著，但民國八年，縱貫鐵路海岸線開通，基隆港與高雄港崛起，大安港就此沒落。

位於大安鄉佔地約十三公頃的大安海水浴場，有兒童、成人游泳區、表演區、瀑布戲水區及露天咖啡區，此外，區內也有渡假木屋區、露營烤肉區可供遊客過夜。



◆傳統大甲藺草編織手藝，亟待年輕一輩承傳。

大甲鎮湄州媽祖鎮瀾宮

大甲鎮名取自平埔族族稱，大甲溪下游北岸，為中部沿海重鎮，境內有大甲溪與大安溪流經，觀光資源頗為豐富，鐵砧山為中部著名的觀光勝地，大甲鎮的鎮瀾宮慶典更是海內外知名。另有國家二級古蹟，文昌祠、貞節牌坊及享譽國際的大甲草蓆、大甲東陶藝等。在大甲溪、大安溪附近，生長一種三角藺草，纖維強韌，性於祛熱，編成草蓆後，不論睡多久，蓆子仍是涼的，且不易被蟲蛀壞，還有一股清香的味道，深受大眾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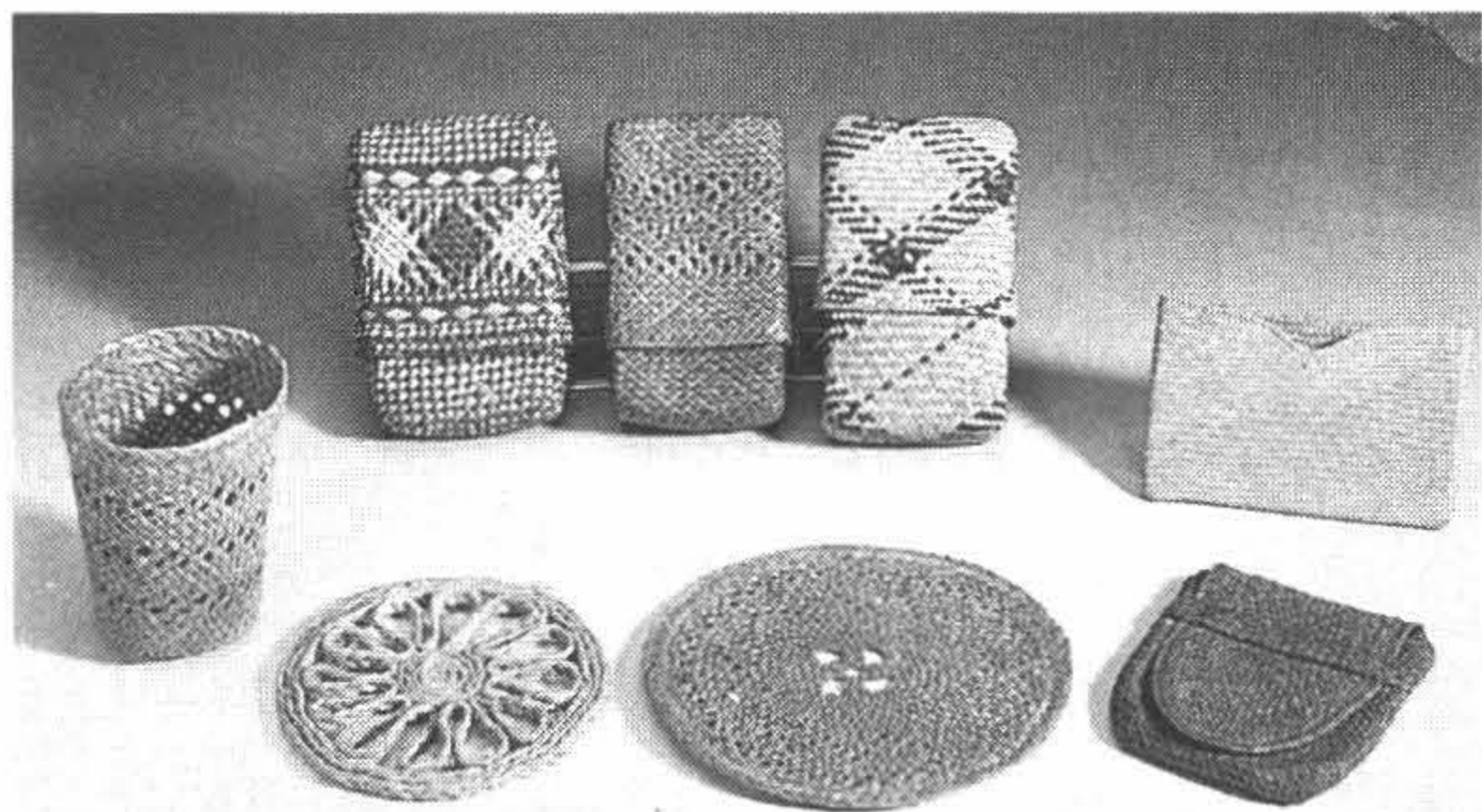
清雍正八年，福建省湄州人林永興，攜眷來臺，定居大甲堡謀生，並將隨身攜帶的

湄州媽祖供奉於自家廳堂，後因四處前來參拜的人甚多，大甲地方士紳便與林氏洽商建廟，原本只是在現址建一小廟。清乾隆五十二年，大甲士紳等擴建小廟稱「鎮瀾宮」。歷經多次修建，鎮瀾宮便成了今日的盛況，著名的「大甲媽回娘家」，是很多人對鎮瀾宮的印象，龐大的媽祖進香團，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媽祖聖誕前，來回八天的徒步進香活動，成為台灣三大宗教盛會之一。

位於鐵砧山南坡的劍井，相傳明鄭時代，鄭成功領軍從台南北上曾駐兵此地，受山番圍困斷了水源，士兵苦於口渴，鄭成功仰天祈求，拔出寶劍就此一插而出泉水，為紀念這個聖蹟，清光緒十八年，立碑稱此古井為「國姓井」，並傳說從國姓爺插劍入地後，此劍陷入井中，每年端午時才浮出，有緣的人必可看見。

大甲舉人何清霖在清同治年間向官府申請興建文昌宮，設義塾，以教導大甲子弟，弘揚文教。經批准，並向地方士紳勸募，由陳肇芳、林鳳儀等人承命興建，廟址為大甲土堡內謝紳棠花園，正式建造年代為清光緒十二年冬，共建祠宇三間，兩進中設正殿，祀文昌君，左右廂房為義塾，大門外設照牆。

◆名聞遐邇的大甲藺草編織。



大甲林光輝之女林春，在清道統年間，七歲時給余家作童養媳。她的未婚夫余長榮，十七歲時赴鹿港經商，不幸溺斃。那時公婆尚在，家無餘蓄，林氏年僅十二，雖尚未成婚，仍願以身代夫，待奉公婆數十年。公婆去世後，又撫養族子傳續香火。清宣帝頒一牌坊向鄉里表揚其貞節，此為林氏貞節坊，地方士紳又為她塑像，稱為「貞節媽」。

清水鎮 靈脈清泉平地湧

原是拍瀑拉平埔族的牛罵頭屬地，在雍正十年時，清廷出兵討伐大甲社原住民叛亂後，改稱「感恩社」，雍正末年，漢人向平埔族購地耕作，新建村莊稱為「牛罵新庄」，乾隆廿九年形成街道，漢人聚落因位於牛罵社的入口，所以被稱為「牛罵頭街」，又因為位於大肚台地西方斷層線經過的地方，順著這條線有一個「埤仔口泉」，水源豐富，被當地人視為靈脈，由於泉水品質甘純，所以改稱為「清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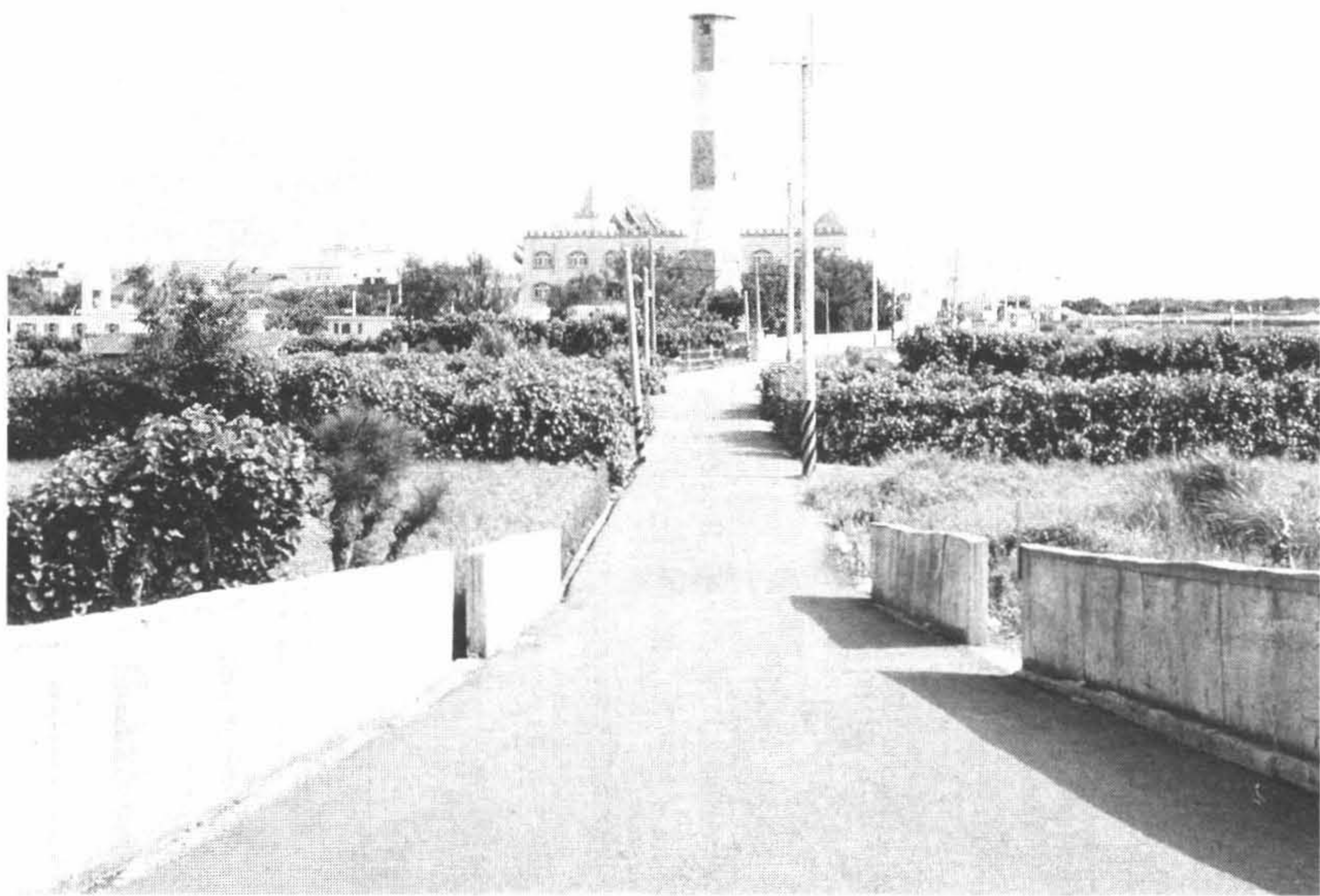
高美燈塔：清水有一座高美燈塔，啟用於民國五十六年五月一日，是一座紅白相間，八角型的建築，含主燈高卅八點七公尺。它的興建彌補了桃園縣白沙岬燈塔與澎湖群島北端木斗嶼燈塔間長達一百哩海域間，沒有明顯標誌以指引船隻的缺失。高美燈塔已於民國七十一年停用了，主燈並拆至台中港區的遠東倉儲頂樓裝設。

紫雲巖：建於清乾隆十五年，僧侶福海倫禪師，自漳州府龍溪南山崇福寺，臨濟宗派分

香來台，供奉觀音菩薩，所以又稱觀音廟。乾隆五十九年，因洪水為患重建，又歷經數度修建才有今日之規模，目前建有高一丈二尺、長二百五十尺的觀音堤保護倚山的街區，以防禦洪患。日據時期險遭日人拆毀，所幸因廟中存有一座從日本渡海來台的觀音神像，使本廟得以保存至今。

震災紀念碑：清水鎮因位於清水斷層、大甲東斷層與橫山斷層交會處，地殼不太穩定，發生於民國廿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之中部大地震，讓清水死傷慘重，而為祭悼亡魂，日本政府在賑災工作的同時，擇地建了一座震災紀念碑，

◆曾是清水地標的高美燈塔。



由其設置地點選在清水神社下方，可知當時日本政府對此事的重視，此碑亦是台中縣四座震災紀念碑之一，而刻在碑上的名單，除了清水街之外，尚包括梧棲街、大甲街、沙鹿街、外埔庄及龍井庄等的死者共三百九十位。

日本神社：建於民國廿六年的神社，使當時遠離日本來台的統治者有精神上的寄託，也表達了他們教化台灣人認同日本的強烈企圖心，更象徵著日本文化及日本神道天皇思想正式宣告要在此地生根發展，進而取代台灣人原有信仰的開始。此外，此神社亦為日據時代大甲郡內八街庄唯一的神社。

廖添丁故居：廖添丁生於清光緒年間，在日本高壓統治時代公然與日人對抗，當時被台灣人視為英雄，加上他有時會把偷來的贓物贈與貧苦人家，劫富濟貧的傳說使人產生崇拜之感，而有「義賊」美稱，英勇事蹟深植人心，亦被視為台灣的抗日英雄。

神岡鄉廣東移民新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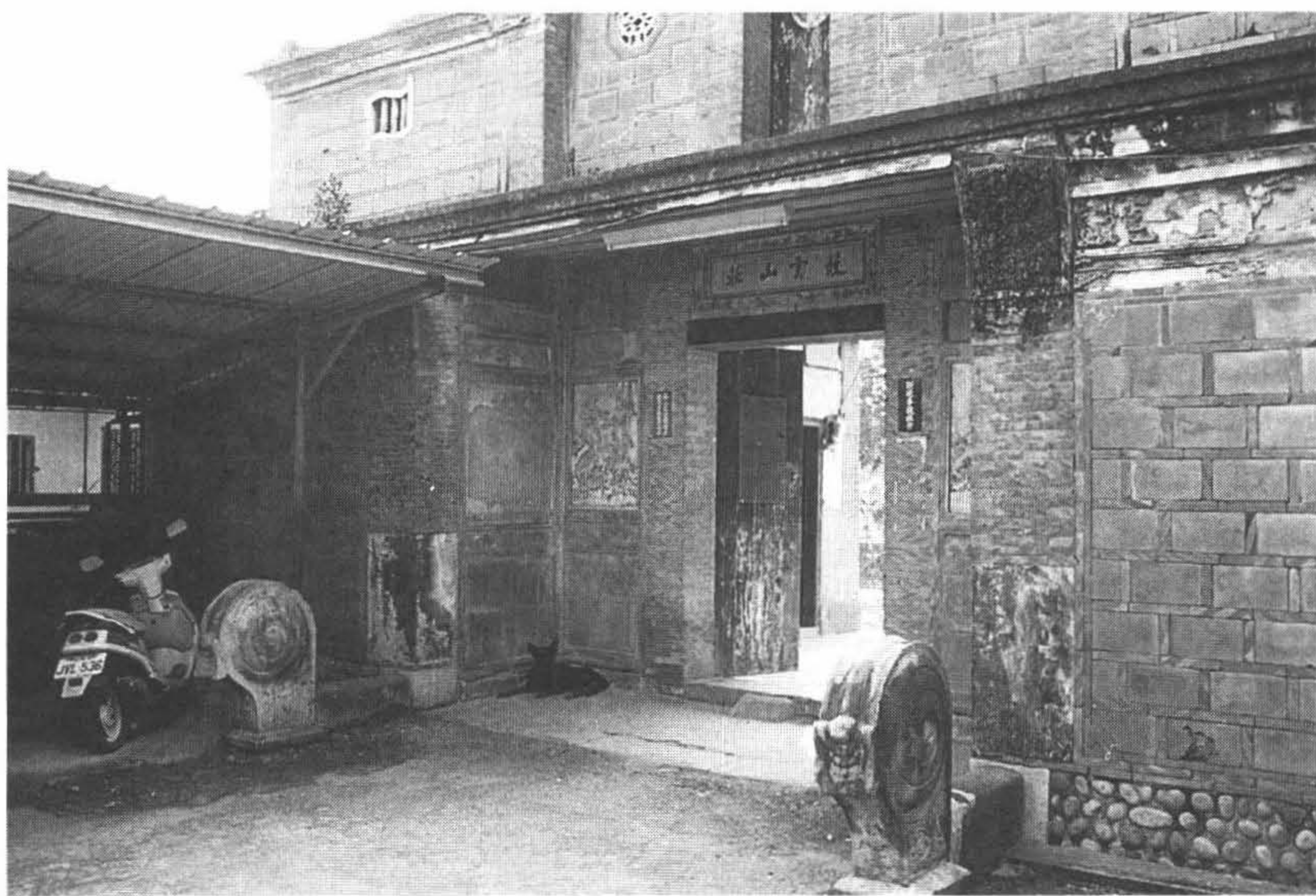
鄉名緣起有兩種說法，一是廣東移民入墾時所建的村莊稱為「新廣莊」，另一說是相傳漳泉人士械鬥時，廣東籍人聚集在此地，都得以保全性命，當時的人認定是來自神岡路八仙寺的李仙祖所指示加以庇佑，而廣東發音的「神」所「講」的，由「神講」的諧音而來，稱之為「神岡」。



大夫第：台灣四大古厝之一的「大夫第」，由貢生林振芳在他兩個兒子中秀才後所建，自光緒元年興建迄今已一百多年，為四合院建築，較特殊的是有兩道內、外牆與外界隔絕，由外門進入後，須經約三十公尺的巷道才能登堂入室，現為國家三級古蹟，在中部地區僅次於霧峰林家古宅，排名第二。大夫第號稱時下本省四大古厝之一，不過在歲月的侵蝕下，百年畫棟雕樑垂垂老矣，結構安全堪虞，神岡鄉公所經多方奔走，籌集二千七百萬元著手翻修。

筱雲山莊：原是舉人呂汝修之父呂柄南，為歡娛母親晚年而特別興建。呂家在清朝彰化縣三角仔莊內，是數一數二的望族，與霧峰林家有姻親關係，以書香傳家，宅內藏書甚豐，曾為廣東名士舉人吳子光講書教學的地方，進士邱逢甲也曾在此地博覽群書。建築形式方面，屬於清末官宅樣式，兩進多護龍式，尚有五、六戶

◆神岡鄉社口的大夫第。



◆神岡鄉的古蹟——筱雲山莊。

人家居住。其保存方法是不讓外人侵入，凡是呂家子弟要變賣祖產外出時，其他各家便買下產權，所以呂宅庭院一直是由本姓人家整理、維護。

「筱雲山莊」歷史悠久，建築保存完善，但呂家子孫為極力維護祖產，不願外人打擾，且對外交通聯絡不便，參觀也不便。被學者專家認為有二級古蹟價值的該古宅，曾被劃入「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主二號道路」計畫用地，預計八十八年度施工。因此，筱雲山莊在學者專家與縣府的緊急推動下，已指定為縣定古蹟，然而道路計畫中斷卻引起部份地方人士的反對，時有抗爭動作傳出。



大河家族

金黃頭髮的新社人

現代新人類很喜歡將頭髮染成金黃色，但是，新社鄉羅姓家族部分遺傳荷蘭人血統，天生就是時髦的金頭髮、白皮膚、琥珀色的眼珠，小時候看起來像洋娃娃般可愛，長大後，頭髮顏色自然變成深棕色。

新社鄉帶有荷蘭人血統屬於羅姓家族，羅家原本住在石岡鄉，在一百多年前搬到新社鄉居住，羅家後代同時涉越大甲溪，搬到東勢鎮的大茅埔開墾，因此，家族人脈遍及石岡、新社和東勢。

羅家部分後代帶有荷蘭人的血統，根據大隘石岡仔工作站調查，在西元一八二〇到一八四〇年的道光年間，荷蘭人是台灣的統治者，石岡鄉米粉寮居民每十戶必須供養一位荷蘭人吃和住，甚至新婚女子都得先和荷蘭人共度一夜後才可以出嫁，當時有一位婦人因為先生和霧峰林家十六聚落男子一起到大陸參與鴉片戰爭，婦人長期為荷蘭人佔有，後來生下一女。

帶有荷蘭人的混血女子被家族所不容，後來賣給林氏，林女嫁到羅家後，則將荷蘭人血統繼續遺傳給後代，羅家是石岡鄉原住民，也是早期到新社鄉開墾的居民，世居石岡和新社一百多年。



大河家族

金黃頭髮、白皮膚、琥珀色的眼珠，看起來有點像外國人的外觀，在左鄰右舍眼中卻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金黃色頭髮的小孩入學後，老師還以為小孩罹患白化症，都特別關照，後來發現身體一切正常，反而因為特殊和五官突出像洋娃娃，相當有人緣。

羅家發現，男生遺傳金黃色頭髮者比較多，儘管外觀與黃種人有點差異，可是，擁有金黃色頭髮的羅家子弟，升學和娶妻並沒有受到歧視。羅家在山城附近也遇到相似血統者，卻彼此不熟悉，也未相詢血統來源。

無情溪水有情人間

大甲溪雖然柔美，但是因為河道狹窄，溪水湍急，無論識不識水性者，都曾經淪為大甲溪波臣，每年總有數起戲水意外事件發生。

大甲溪溪水清澈，是中部民眾消暑戲水的好地方，篤銘橋、松鶴和天輪電廠後方，由於河岸坡度小，可以親近溪水。

和平消防隊發現，天輪電廠的溪邊假日

◆直昇機參與大甲溪救難行動。



落水意外特別多，導因遊客不諳水性，又未留意電廠放水的廣播，遊客遭水圍困的鏡頭時而上演。

水流湍急波臣無數

大甲溪流域在山城地區最常發生溺水意外的地點包括龍安橋、天福橋，還有支流沙連河的棺材潭，民眾烤肉、玩水，不小心落入水中，就被湍急的水流沖走。

東豐大橋、長庚橋、梅子村舊鐵橋下、石岡壩附近，也常發生落水事件，尤其是石岡壩下方，因為溪水冷、石頭滑，水冷容易抽筋，加上遊客或是釣客穿長褲，長褲下水會增加阻力，且石岡壩下水文呈V字形，落水之後，不容易上岸。

大甲溪畔溺水事件有時是因為游泳圈或是橡皮圈被水衝走，遊客想要撈回，卻不小心被捲走，平添悲劇，也有遊客在溪邊洗東西，因石頭長青苔而打滑，跌入水中。

由於大甲溪溪水湍急，一旦落入溪內，往往凶多吉少，每年皆奪走不少條人命，這些溺斃被水流走的屍體，最後都會被獲尋，只是在尋找的過程中，水上救生人員會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些原因可以用科學詮釋，有些則姑且歸為靈異故事吧！

大甲溪溺斃事件，八成以上是意外落水死亡，少數為自殺跳水，而擔任屍體搜尋工作的是消防隊員和台中縣山難搜救大隊。

一般水流屍，女屍面朝上、男屍面朝下，搜救人員單憑屍體面向即可迅速判斷性別，而且屢試不爽。這有科學的解釋，因女性骨盤部位大，相對也較重，屍體重心下移前躬，所以溺斃女屍多是朝上的姿勢。

在水上搜救人員的經驗中，落水者如一直無法尋獲，在第七天時，屍體通常會自動浮出水面。民間傳說頭七時，冤魂會回來申訴，讓死者家屬早點認屍。但依救生人員的說法，七日後，屍體肚子食物會發酵膨脹，產生空氣，自然就會浮出水面，天氣熱時，屍體有時五天即會浮出水面。

許多水流屍在遇到家屬認屍時，都發生七孔流血情形，這並非是下水屍體獨特的現象，但是發生時，家屬都認為屍體碰觸家人產生靈應現象。比較科學的說法則是，落水溺斃者下水之前通常撞擊岩石，使得頭部淤血，加上遇到冷水一陣痙攣，血管的血水，尚未浮現在表皮，在親人到場撫屍痛哭時，壓抑的血因受震動而流出，因此才會七孔流血。

西瓜尋屍屢試不爽

許多屍體都是經過一波三折才找到的，如果水上救難人員搜救不順，心急家屬會找道士前來尋屍，而道士尋屍方法相當特別。道士在河邊設壇，唸經誦辭後，即在河邊放進一個大西瓜，甚至為了容易看見，西瓜還綁上紅布，沿溪漂流，道士和家屬跟著西瓜一路往下走，

直到西瓜掉落水面不再浮出，即示意屍體就在附近，搜救人員下水摸尋，果真發現屍體。

雖然道士尋屍方法神奇，不過，以西瓜代替屍體落水，隨著大甲溪溪水的流動方向，西瓜掉落處也是急湍險灘容易卡住屍體的地方，是合乎情理的推斷。

近幾年來，大甲溪溺斃的個案中，有兩具屍體多日一直無法尋獲，最後只好將上游水壩暫時停止放水，剩下大甲溪野溪支流量，溪水水位下降，屍體即輕易尋獲。還有一次石岡壩上游投水的屍體，也無法找到，在無蓄水之慮下，石岡壩水位排空，即在沙洲上發現屍體擱淺，而所有大甲溪上游無法尋獲的屍體，幾乎都會在石岡壩附近發現，或卡在取水口。

救溺靈異 魂歸來兮

在搜救人員尋找落水屍體中，也會發生一些奇怪的事端。有一次石岡壩兩兄弟落水，一名豐原消防隊水上救生人員前來尋屍，一直找不到。近中午時打電話向家人說明中午回家吃飯，一點多再回石岡壩找屍體。結果他回家吃飯後，即睡午覺小憩，一點左右，一陣冷風吹進房間，兩名小朋友在他夢裡哭訴說：「叔叔，你不是說好一點要拉我們上岸嗎？」救生人員在睡夢中驚醒，趕緊回石岡壩尋屍，終於順利將兩兄弟屍體找到。

一位新進的救生人員在石岡壩找尋戲水落水的小孩時，苦無所獲，突然蛙鞋掉入水中，他不假思索的即跳入水中，一下水即失去意識，冥冥之中聽到有小孩在喊冷，他順手拉起一

物，浮上水面後，岸上人員大喊「找到了！」，他仍驚魂未定，全然不知發生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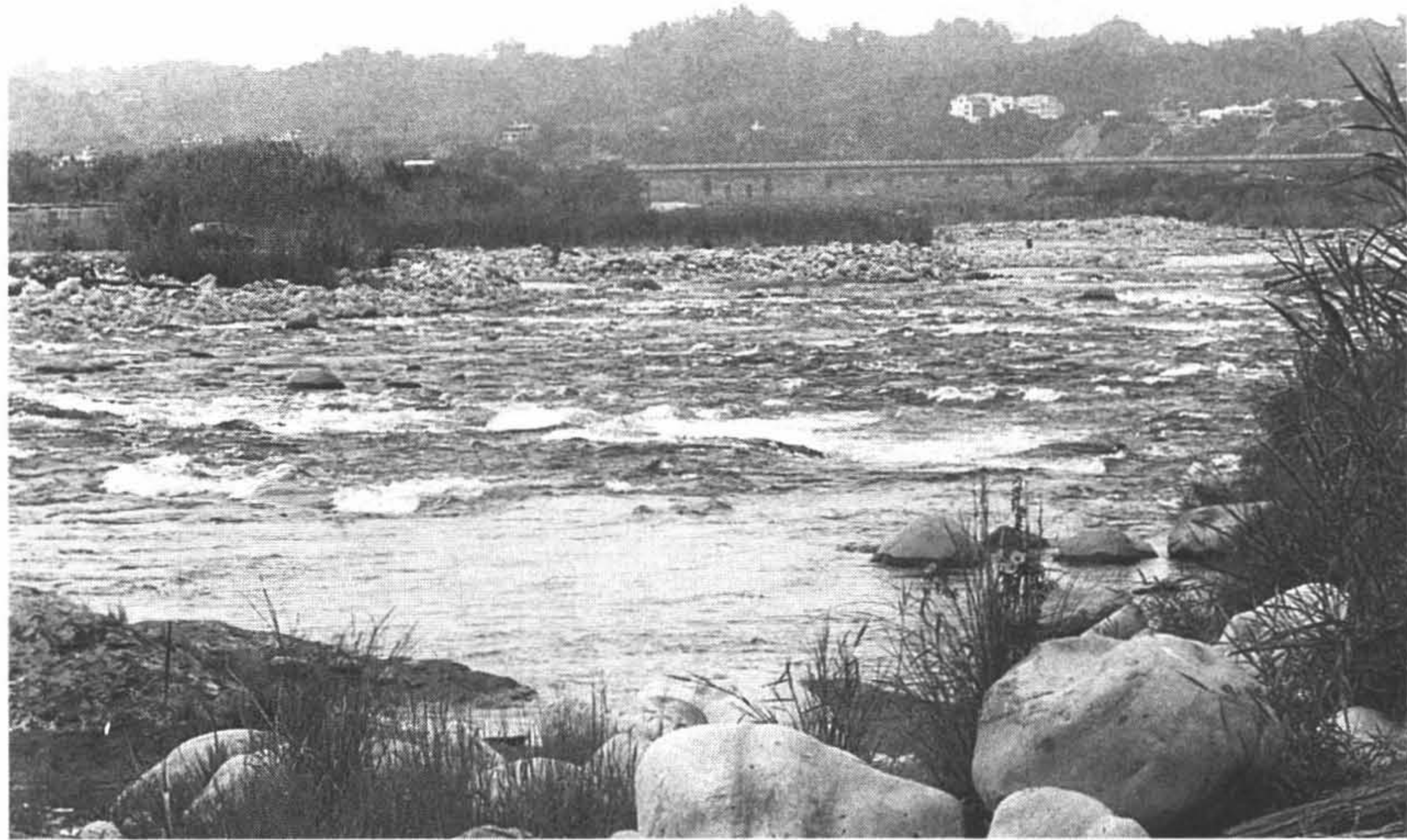
在水中尋屍經歷中，東勢消防隊發現每次找到屍體都是八字較輕的隊員，他們戲稱，或許八字輕與死者較有感應且投緣吧！

兒溺溪中 母愛發揮

溪水無情，人間有情，在溪水救難事件中也有感人的故事。

八十六年八月五日，東勢鎮十八歲的青年傅峻延到大甲溪畔垂釣，不幸失足落水，當時東勢消防分隊和豐原消防分隊出動廿多人搜尋多日，每日從清晨五點，一直找到天黑，遲遲未有所獲。傅峻延的媽媽傅蕭春蘭在溪畔看到消防人員和義消在溪中冒險尋找兒子的下落，相當感

◆無情的溪水幽幽流逝，有多少人已淪為波臣。



動，於是發願，如果順利找到傅峻延，則將捐出一艘氣墊船給消防人員使用，並且以兒子為名取名「峻延號」。

消防人員和義消在八月八日果然在石岡鄉長庚橋附近發現傅峻延的屍體，傅蕭春蘭撫屍痛哭，她說，傅峻延平時都和爸爸一起在工地工作，非常乖巧，溪水奪走他最乖巧的兒子，她無所怨，她願意將喪葬費省下，捐出一百萬元買氣墊船給消防人員，讓落入溪水的小孩不必在冰冷的水中過夜。

傅家家境並非相當富裕，傅蕭春蘭還要工作賺錢撫養小孩，但是她卻將對於傅峻延的母愛發揮極至，化傷子的悲痛為大愛，捐出價值一百萬元的氣墊船，希望大甲溪溺水悲劇不要再重演。讓消防人員有了這艘氣墊船之後，可以發揮最快的救援時間，挽救所有大甲溪畔待援者。

五號水門 石岡傳奇

石岡壩的壩底水深不可測，歷年來也發生許多投水自殺的悲劇，尤其五號水門投水事件頻傳，為何投水自殺者對五號水門情有獨鍾？剛開始是五號水門附近無欄杆，接近容易，然而欄杆興建後，投水者仍選擇此門，石岡壩管理人員也說不出個所以然，當地居民認為或許是一種巧合吧！五號水門流傳的各種故事遂不脛而走。

雖然石岡壩管理人員在五號水門下，常會發現浮屍，也有許多幸運救起的例子。曾有一位后里的學生，一時想不開到石岡壩投水自殺，沒想到因他在校是游泳健將，跳水後，本能浮在水面上，沈浮於壩底的波瀾之間。水壩工作人員在岸邊看見，連忙救起，得知係故意投水，責罵一頓後，送他回家。

並不是每個游泳健將都像他如此幸運，八十四年夏天，一位海軍陸戰隊退伍的青年，為了救一名落水的國中生，情急之下，著長褲跳水，在不諳大甲溪水性和壩底水冷之下，也不幸與落水學生淪為波臣。

還有一位僥倖生還的落水民眾，則是冥冥之中有天助。這位皮鞋店老板在豐原市客運總站看見一群不良少年偷竊自動販賣機的物品和零錢，這群少年怕洩漏事跡，於是在深夜將他捆在麻袋中，丟到石岡壩底，企圖滅口。皮鞋店老板在水中奮力掙脫麻袋，游到壩邊的石柱上。第二天清晨時，附近居民在水庫附近運動，忽然聽見有人在呼喊，大夥走近一瞧，才發現他，並通知管理人員救起。

德基水庫軍機墜毀

八十八年七月十七日中縣新社鄉陸軍航空第二大隊進行戰備任務系統測試時，一架AH-1W編號五二六攻擊直昇機，上午七點十五分左右墜落德基水庫，兩名飛行員馮俊傑和施

柏壽，連同直昇機沉入水庫。

根據現場目擊的果農胡憲權指出，當時直昇機飛得相當低，朝右方偏離，往德基水庫掉落，一聲爆炸聲後，直昇機就沉入水底，又聽到一聲爆炸聲，再也沒見到直昇機浮起來。附近德基派出所的警員也被吵醒，派出所的窗戶則震動得價響。

直昇機正駕駛為上尉馮俊傑（廿八歲，高雄市人），副駕駛施柏壽（廿九歲，彰化縣人），在後來直昇機被打撈後數日，兩人屍體才在德基水庫底被尋獲。

墜機意外第一天的德基水庫現場，只有打撈到直昇機蜂窩組織及部分浮上的殘骸和筆記本，打撈工作相當困難，潛水人員潛入水中，發現水深八十六米，潛入到四十多米已經呼吸困難，氣壓相當大，水面下又一片模糊。台中縣山難搜救大隊隊長陳信得表示，曾經冒險潛入四十五公尺深的水域，但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壓力，無法呼吸，乃緊急浮出水面。

軍方使用衛星定位儀、儀標器、低頻接受器等，探測出墜落的直昇機從水中發出的電波聲音，從這些儀器測出墜落確實地點在德基水庫集水區水深八十六公尺的第十六段面。由於深水打撈困難，業餘無線電業者和大學教授，紛紛獻出專業知識，希望能對於打撈工作有所幫助，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和工程系教授薛憲文率領六名工作人員，攜帶多音束探測系統和3D立體顯像器，以集束聲納，進行全面掃描。

當時軍方派出最精良的海軍救難大隊，軍方聲稱這支最精良隊伍，比水中爆破大隊更適

合擔任水底蒐救任務。但是德基水庫為高山水壩，並非海洋，水溫冰冷，比當地氣溫低五到六度，水底水壓相當強，海軍救難大隊仍無法潛入水底，而且水面下能見度相當低，只能用水底攝影機不斷的搜尋。

打撈殘骸一波三折

往年在德基水庫落水或是墜車者，幾乎都以找不到收尾，可是，軍方要求直昇機和飛行員必須尋獲，當時曾有十家國際打撈公司有興趣，也希望藉此打響知名度，但是一到德基水庫現場，發現困難重重，紛紛打退堂鼓，最後軍方委託一家曾經承包海洋打撈的廠商。

台灣攻擊直昇機和美國小約翰·甘迺迪墜機幾乎是同時發生，國軍在德基水庫直昇機打撈作業曾經和美國小約翰海底打撈工作進行比較，美軍在七日內找到小約翰·甘迺迪的屍體和飛機主體，台灣意外墜落在德基水庫的攻擊直昇機AH-1W和兩位飛行員，打撈作業長達廿四天，甚至一度呈現膠著狀態。

軍方指出，德基水庫打撈作業無法與小約翰甘迺迪墜機的大西洋海域搜尋相比，美軍海岸防衛隊打撈地點為海面下卅五公尺，水溫十一度，能見度二點四公尺，而德基水庫墜落的直昇機為水面下八十六公尺，水溫四度，能見度一點八公尺。

搜救指揮中心表示，美軍在海面下卅五公尺潛水，潛水人員還可以待十五分鐘，德基水

庫潛入水面下四十多公尺，潛水人員幾乎無法呼吸，高山水庫水深八十六公尺壓力，則相當於海面下一百一十一公尺的水壓。

攻擊直昇機 AH-1W 終於在八月九日從德基水庫水面被吊起，軍方將直昇機放在板車內，直接送到位於中縣新社鄉的陸軍航空第二大隊進行失事鑑定，而當天吊起的直昇機內確定沒有飛行員蹤跡，讓軍方和打撈人員大感意外。當時外界揣測兩位飛行員從機身跳下，掉落到德基附近山區，或是飛行員在水底下被魚吃掉。軍方均以駁斥，因為根據目擊者說法和廿四天水面和地上搜尋，都沒有發現飛行員蹤跡，而水底下狀況不明，飛行員即使被魚吃掉，應仍可找到衣服和屍骨。軍方表示，中山大學教授田文敏曾以聲納探測到水域內有疑似飛行員，經搜尋發現是二公尺長的木頭。大甲溪發電廠廠長連曾明指出，德基水庫當初興建時，水庫底部是森林狀態，樹木都未砍伐，還有沈積廿五年的上游沖刷而下的淤泥，如果飛行員掩埋在沙堆內，搜尋工作將會相當困難。

在直昇機降落後將近一個月，打撈廠商在德基水庫將飛行員的屍體撈起，屍體保持全屍。只要是掉入德基水庫的屍體，從未被尋獲，全部沉入水底，攻擊直昇機打撈事件是德基水庫自建廠以來，最大的一樁水底打撈作業，完成一樁過去從來不可能達成的任務。

潺潺溪水滿載回憶

偷偷到溪邊玩水是五十歲以上的東勢人小時候的回憶。大甲溪水勢湍急，難以親近，在鎮內的沙連河、中崙河、本圳親水性高，成為東勢人兒時戲水的童年回憶。

五十歲以上的東勢人，都還記得小時候東勢客家庄居民每天清晨到本圳上游挑水，家中有水後，才展開一整天的工作。清晨水邊即人聲沸騰，為求搶到乾淨的溪水，肩挑水桶，踏著石板路步行，水桶內清水搖晃聲音和赤腳走在石板踢跂的聲音，是東勢本圳沿岸居民對於清晨共同的声音記憶。

挑完乾淨的溪水，忙完早餐家事，東勢鎮的客家婦女開始到本圳洗衣服，哼著客家歌謠，拿起肥皂抹髒衣，再將衣服在流動河面繞一圈，肥皂水順流而下，衣服不費力氣洗完一件又一

◆潺潺溪水，載運著人們多少世代的記憶。



件，山風徐徐吹來，河邊涼意，溪水淙淙，伴隨著洗衣婦女以客家話高聲的聊天聲音。

中料河在五十年前，有鱈魚、鱸鰻、石斑，水急處還有螃蟹。一小時可以抓到二、三公斤的魚，但是在攔沙壩興建後，河床改道，魚類減少，這一代小孩已經沒有機會在中料河內抓到魚了。

五十七歲的張德財回憶，小時候會和哥哥偷偷跑到中料河抓魚、摸蛤蜊，東勢的家長都禁止小孩到河邊玩耍。張德財說小時候自己比較乖，不敢真的下水學游泳，哥哥就在中料河的深潭內練習各種游泳姿勢。

大甲溪生態協會會長盧清泉的家住在沙連河附近，小時候也常到溪邊抓蝦、魚、田螺、泥鰍，度過許多快樂的暑假，沙連河的棺材潭有深潭，常常吸引善泳的小孩跳入游泳，也常常發生溺水意外事件。

盧清泉回憶，廿、卅年前，學校水溝都還有泥鰍，慢慢只剩下路邊水溝還能看到泥鰍，現在連路邊水溝都看不到泥鰍，只有在山坑小溪才會發現泥鰍的蹤跡。河水慢慢污濁，抓不到魚蝦，河道兩旁不斷興建駁坎，河床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接近，河川的親水性不足，現在已經很少看到東勢小孩在沙連河和中料河邊玩水了。

魚蝦活跳不復以往

滔滔大甲溪，直到五〇、六〇年代都還有取之不盡的豐富魚產，在那個物力維艱的年代，大自然的物產是上天賜給人們最好的禮物。梨山環山部落的泰雅族原住民林輝清可以用木條直接命中溪流中的魚，是部落內公認擅於捕魚的高手，可惜的是，大甲溪的魚不復往日盛況，他也再難展現絕技。

林輝清的堂哥，是同樣在環山成長的縣議員林榮進，聽他說起小時候在大甲溪源頭七家灣溪邊成長的故事，那才真讓人羨慕。他記得，在唸平等國小的時候，最喜歡上午十一點的時候逃課，幾個調皮的同學帶著火柴到河邊去，翻看老人家放的魚籠，挑幾條出來，揀幾根漂流木，就在河邊現烤起來，灑上少許鹽，就是鮮美無比的佳餚，現在已是縣級民代的他，想吃什麼都有，桌上也不乏山珍海味，但想起那時的烤魚滋味，至今還是覺得真好吃。

林榮進說，在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現在被視為國寶魚的櫻花鉤吻鮭，遍布大甲溪的上游，所謂的「遍布」一點不誇張，赤足走在河床上，都可以感覺到魚兒穿梭來去引起的搔癢，由於味美體積大，被族人當做重要的營養補充來源，只是族人都用日語發音，叫牠做「鱒魚」。

原住民沒有進步的魚具，只是用木條、芒草削出尖尖，就能刺中悠游溪中的魚兒，林榮進說，原因無它，就是實在太多了；還有在下游的苦花魚，即使是泰雅族的孩子都懂得自編魚籠，多做幾個，晚上放下去，一早就十幾斤的豐收，這些樂趣，讓他忍不住常逃學，就

算是因此挨打都不足惜。

水庫農業夾殺生態

曾幾何時，這樣的盛況改變了，林榮進認為，自從攔沙壩做下去、沿岸種起蔬菜，農業、肥料影響大甲溪的生態，加上電魚活動盛行，櫻花鉤吻鮭愈來愈少；德基水庫放養香魚、業者引進歐美地區的鮭魚，漸漸的，溪裡原生的苦花魚苗也被吃得幾近絕種。

除此之外，更可惡的是大小通吃的流刺網、連小魚都不放過的三分網，還有到現在還時有所聞的電魚，都在梨山、大甲溪的源頭未曾停止過。林榮進說，部落的人都知道有這些不好的活動在進行著，也組織了護魚隊巡視溪流，但是不法之徒選在夜間進行，實在不容易杜絕。

居住在大甲溪中、上游泰雅族松鶴部落的黃永光，同樣對大甲溪有著深刻的感情，他說，大甲溪對泰雅族人來說，不只是灌溉、不只是飲用水，也是兒時遊戲的地方，最難忘小時候不顧大人千叮嚀萬囑咐，常跑到溪裡游泳、捉魚，雖然擔心他們安全的大人只要往他們身上一扣，在太陽下曬過的皮膚洩了底，難免又是一頓好打，他們卻總是去了還想再去。

現任博愛國小谷關分校主任的黃永光說，現在只要一看到溪邊曾經躺在上面曬太陽的大石頭、兒時的陳年往事就自然而然的湧現心頭。對他們而言，那是記憶，也是感情，只要有



人想在大甲溪畔開挖，族人立刻會注意到，馬上就阻止工程。令他感慨的是，現在很多溪邊的土地都劃歸私人，下一代即使和大甲溪只有一百公尺的距離，和她卻愈來愈不親近。

下一代的年輕人欠缺和大甲溪建立感情的機會，他很擔心，如果未來有企業財團要改變大甲溪的樣貌，下一代的年輕人可能根本無動於衷，而她可親的一面就將被徹底的破壞。

漂流斷木意外之財

大甲溪畔沿岸，除了原住民部落外，其他聚落的人民也不乏使用其他傳統方法捕魚

◆德基水庫漂流木。

的故事。東勢客家庄成長的孩子，很多人都記得曾經在溪中用「滾釣」捉鱸鰻的童年往事，先到小溝裡捉泥鰍，切成二到三公分長做釣餌，釣鱸鰻拉桿還有一定的技巧，否則鱸鰻一旦反抗，結果可能因為更用力拉而讓魚兒逃脫。

萬一遇上了颱風季節，就是撿拾漂流木的時候了，民國四〇年代的台灣，家家戶戶還是用木柴生火煮飯，大甲溪沿岸的漂流木是最好的柴火，一到颱風洪水退後，就可以看到很多全家出動的場景，成群結隊的到大甲溪河裡拾漂流木。

颱風侵襲過後的大甲溪，由天冷到東勢的河床，比較高的分水石堆上都會佈滿漂流木，各種檜木、肖楠、松樹比比皆是，有時洪水都還沒有退，一些想發意外之財的人早就奮不顧身的冒險游泳過去，在大樹上放上石頭以示所有權，待洪水退後，再五、六人合力扛回家，有些生意人向林務局申請了許可證，等人家把木頭運到路邊，他再出示證件，表示河中的木頭全是歸他所有，隨便補貼一點工錢就拿走辛辛苦苦弄上岸的木頭，如果有人不從，就找警察出面處理，這些人吃了悶虧也只能作罷。

大甲溪邊的生活有苦、有樂，只是甘美的回憶不再回頭，憶及魚兒滿河的過去、烤魚的美味，撿拾漂流木的興奮和辛苦，如果要問對大甲溪最深刻的印象，擁有在河邊成長記憶的人，似乎也只能淡淡的說一句，「再也不會像從前一樣了」。